



发现

特别策划：新华报业·图书编辑出版中心

海门日报社 编

DiscoveryHaimen

海门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特别策划 新华报业·图书编辑出版中心

发现海门

Discovery Haimen

海门日报社 编

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发现海门/海门日报社编.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10
ISBN 978-7-5651-0019-2/K·53

I. 发… II. 海… III. 海门市—地方史—史料 IV. K295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7632号

书 名 发现海门
编 者 海门日报社
责任编辑 戴联荣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(邮编: 210097)
电 话 (025)83598077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)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nu.edu.cn>
E-mail nspzbb@njnu.edu.cn
印 刷 南京大学印刷厂
开 本 787×960 1/16
印 张 20.25
字 数 281千
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51-0019-2/K·53
定 价 40.00元

出 版 人 闻玉银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“发现海门”的核心价值

曹 斌

海门在哪里？从天津的海河到广东的潮汕；从浙江的椒江到宝岛台湾，东部沿海，称为海之门的有好几个。我要说的海门，既有长江又有黄海，靠江靠海靠上海。它的面积有 1000 多平方公里，和香港差不多；人口逾 100 万，约等于两个澳门。这些地域特征注定它与别处不一样。

这就是江苏的海门，被费孝通先生誉为“江海门户通天下”的海门。

那么海门人又来自哪里？海门的南北两地方言截然不同，南部说沙地话，属吴语范畴，沙地人从江南来，住在长江边。住在海边的通东人属土著居民，但通东话属下江官话系统，深究起来，通东人是更为远古的移民。南北两种文化的长期碰撞与交融，造就了别具一格的江海文化。

史籍记载，海门于后周显德五年（958）建县。然而，在此之前，这里发生过什么，不仅知者寥寥，而且知之者也所知无几。此后的一千多年来，虽然有着清晰的断代脉络，但是由于沧海桑田屡屡变迁，历史留给后人的依然是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待解之谜，一片片难以拼接还原的破碎印象，一部部由无数个休止符号构成的不完整乐章。即使专修《嘉靖海门县志》的明代探花崔桐，也多有语焉不详。这些缺失和谜团，正是我们今天发现海门的理由和魅力之所在。

“发现海门”，始于海门日报一个推陈出新的文化创意；“发现海门”，是一部集海门地域历史文化成果的耐读之作；“发现海门”，还是一项文

化海门的复兴工程。发现的目的不仅仅为了再现亦真亦幻的昨天，更是为了创造最新最美的今天和明天。在我看来，“发现海门”至少有三大核心价值。

其一，多一分真知，少一分遗憾，这是责无旁贷的历史命题。“发现海门”的历史价值毋庸置疑。历史的客观无法改写，历史的残缺却可以补写。“发现海门”，就是在补写海门的历史，修正某些史实偏差。纵然补得不够完善和完美，但科学态度、求实精神、人文情怀有助于我们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精益求精。无法求证的，不妨留待探索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这方充满沧桑的土地上，大浪淘沙，人文荟萃。从“曲项向天歌”的骆宾王，到“无边波浪拍天来”的王安石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范仲淹；从“留取丹青照汗青”的文天祥，到“我劝天公重抖擞”的龚自珍和“我踏金鳌海上来”的张謇……历代文人的光芒千古不朽。翁同龢、孙中山、蔡元培、沈肇洲、王尘无、江村；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粟裕、郭沫若、季方、茅盾、卞之琳、陆侃如、王个簃……近现代伟人、哲人、艺术家们的渊缘，都是今日海门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其二，多一点探究，少一点守望，这是只争朝夕的文化使命。“发现海门”，其文化价值显而易见。“发现海门”，是集新闻、文化界人士，历史学者、广大市民之合力拯救文化遗产的义举、善举和盛举。文化遗产，有物质和非物质之分。海门的地域文化遗产，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彩片段，抢而救之，时不我待。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，新农村建设的日新月异，使得历史文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文化部门正在普查文化遗产，而“发现海门”打的也正是文化组合拳之一。譬如一座古桥，已经不复交通功能，却见证了一段特定的典故；一座古宅，与现代住宅的要求相去甚远，却是古代建筑智慧的结晶；沉舟侧畔现碎瓷，运盐古道埋残碑，蕴含的都是神秘的信息。而一段古老的歌谣，也许唱出的是通东号子和海门山歌的前世今生。

其三，让历史观照未来，以文化再造雄奇，这是与时俱进的现实归宿。“发现海门”，为今日海门滚动增值。海门建县虽然号称千载，却是

被大自然割断了历史。海门的先民，筚路蓝缕，开疆辟土；迁则行者无疆，居则随遇而安，其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旷古鲜见。海门的先哲，勇者不惧，智者不惑，仁者无敌，富海纳百川胸襟，抱强毅力行之志，创业有胆魄，守成有谋略，在野乃社会贤达，在朝能出将入相。21世纪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崛起苏中的底气和跨江争雄的勇气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我们今天建设全面小康，建设生态、文明、宜居城市，尤需丰厚的文化底蕴奠基，尤需传递这股大无畏的精气神。我们增强文化软实力，繁荣文化产业、创意产业、旅游产业，依然要对照历史的镜子，借鉴前人的智慧。“发现海门”，正是古为今用，继往开来。

一座城市的魅力，来源于她的美轮美奂，来源于她的精神内核，来源于她那讲述不完的故事、发掘不尽的传奇。“发现海门”已渐入佳境，发现的内涵和意义远不止这些。昨天的历史，是今天的发现；今天的文明，是明天的发现。千百双慧眼发现海门，百万人携手发展海门，再创人间奇迹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宏愿！

2009年8月

（序言作者系中共海门市委书记）



目 录

序：“发现海门”的核心价值 / 曹 斌	001
历史之谜：海门岛 / 李元冲	001
东布洲非海门岛 / 周荣华	004
蛎岬山可能是海门岛遗址 / 黄志良	007
东布洲·岛及其它 / 徐慎庠	011
再谈东布洲 / 周荣华	014
海门岛及其它 / 陈 灵	017
海门究竟何时建县？ / 李元冲	021
天祚石刻“姚存”之谜 / 李元冲	025
海啸与海门 / 俞茂林	028
海门地震记录 / 俞茂林	030
海门“下沙” / 崔伯安	032
千年灵眼树 / 李茂富	034
海界 / 龚介孙	036
长江上的渡口 / 李元冲	038
会英闸：我国近代首座钢筋混凝土船闸 / 黄志良	040
宋季港轶事 / 李元冲	043
必径桥到底怎么写 / 姜 新	046
毕进河补言 / 黄志良	048
毕进竖河风云录 / 邹仁岳	050

保存完整的见龙桥 / 李元冲	052
有史记载最早的广德桥 / 黄志良	054
233岁的七一桥 / 邹仁岳	055
话说通济桥 / 李元冲	057
石拱凤凰桥 / 王步方	059
海宁寺原在聚星镇 / 李元冲	062
海宁寺又一说 / 俞茂林	064
记忆中的海宁寺 / 吴思考	067
山歌之源 / 邹仁岳	068
搜集海门山歌第一人 / 俞茂林	070
海门山歌剧的起头人：赵树勋 / 邹仁岳	072
“海中上校”名垂青史 / 丁士凤	076
百年启秀的回忆与追忆 / 龚介孙	078
百年启秀补遗 / 朱竟成	082
何绍基木刻楹联 / 盛卫国 吴雨成	084
《怀素自叙帖》重出江湖 / 邹仁岳	087
赵菊泉遗墨 / 邹仁岳	091
又见赵公遗墨 / 俞茂林	093
胡适的墨宝 / 徐振宇	094
历代名人与海门 / 邹仁岳	096
海门人的文化解读 / 张 华	103
吴越王、宋高宗御驾东洲 / 李茂富	108
沈万三·沈元泰·沈肇洲 / 邹仁岳	110
走下神坛的陈朝玉 / 高广丰	113
骆宾王初葬黄泥口 / 李元冲	116
质疑骆墓“海门说” / 高广丰	118
神会世祖王锡爵 / 王 鸢 翀	121
沙地民间的机智人物杨瑟严 / 邹仁岳	123
杨圣岩与杨舜年 / 盛永康	125



张謇与江氏三杰 / 季 真	127
雪宦绣谱 / 陈伟功	130
张状元与田状元 / 李元冲	134
张謇对王个簪的影响 / 盛卫国	139
“东南西北”汤家人 / 丁士凤	141
为孙中山看病的海门名医 / 施友明	144
青墩上下五千年 / 得已斋主	146
海门沿海的“墩” / 邹仁岳	148
余东的“青墩” / 李茂富	150
学海楼·通州志·皇岸 / 李茂富	152
余东场的衙门 / 李茂富	154
余东独有财神堂 / 李茂富	156
大门堂 / 李茂富	158
凤城老店号寻痕 / 李茂富	161
解读余东《张氏宗谱》 / 邹仁岳	166
凤城古巷 / 李茂富	171
凤城古巷的军事价值 / 邹仁岳	173
和尚占了道士庙 / 李茂富	174
余东古井 / 李茂富	176
余东镇掘出一批400岁以上古井砖 / 赵蓓莉	178
王灶河旧闻 / 李茂富	180
六甲城隍庙悬疑 / 邹仁岳	182
也说六甲城隍庙 / 李茂富	186
盐民暴动与东渐书院 / 周荣华	188
京邗寺、西岳庙 / 周荣华	191
金容大帝 / 周荣华	194
盐包场 / 李茂富	197
包场镇补言 / 黄志良	200
失而复得宋代观音石像 / 邹仁岳	202

三厂镇的旧地名 / 郁艺秋	204
解开钟楼的秘密 / 赵蓓莉	206
大生三厂的早期建筑 / 邹仁岳	210
杨家祠堂传奇 / 丁士凤	212
官公河——养在深闺的“湿地公园” / 邹仁岳	214
也谈官公河 / 黄培希	218
追问官公河滩青花瓷 / 王鸢羽中	220
官公河形成的历史背景 / 黄志良	222
万年镇古代沉船寻踪 / 邹仁岳	224
家有青花瓷 / 朱惠忠	227
一个古代港梢 / 朱惠忠	230
猛将是何方神圣 / 高广丰	232
常乐镇出土清代“税收碑” / 邹仁岳	235
“不税过投契碑”释疑 / 高广丰	238
也说“不税过投契碑” / 张炳洲	242
沙田形成之初的土地所有制状况 / 高广丰	245
石狮仁信仁义 / 周至硕	247
二匡镇原名“长安镇” / 盛永康	249
“毛半街”补正 / 毛胜一	251
寻找海门旧地名 / 邹仁岳	253
西郊出土的清代墓志 / 邹仁岳	256
野猫弄·朱协和弄·引线弄 / 邹仁岳	258
汪氏家谱见证徽商在海创业史 / 邹仁岳	260
被遗忘的会馆 / 邹仁岳	263
没有城墙的海门 / 邹仁岳	266
5公里土城墙 / 李元冲	268
文庙·武庙·城隍庙 / 邹仁岳	270
从七案河到江海路 / 邹仁岳	272
海门与军山起义 / 高广丰	274



抗日战争时期的季方 / 俞茂林	277
季家的陈年旧事 / 季 明	280
梁灵光在海门的烽火岁月 / 俞茂林	283
1946年的海门土地改革 / 俞茂林	287
解读毛泽东关于海门解放电文手迹 / 俞茂林	290
破译毛泽东电文的历史密码 / 李元冲	293
毛泽东有关南通海门电文的军事背景 / 黄培希	297
大年初三海门全境解放 / 王雁玲 黄培希	300
周恩来亲自督办青龙港护坡工程 / 徐振宇	306
后 记	309

历史之谜：海门岛

李元冲

海门岛，据说是一个较大的岛屿，早期是一个煮盐的地方，岛上还有屯兵（驻军）。明《嘉靖海门县志》（1537）明确记载：“海门岛在县治北海中”。但现在海门岛在哪里？明史的记载到底正确不正确？在海门的新一轮修志中要不要把海门岛记载进去？关心海门历史的每一个人都渴望解答。为此笔者收集了有关研究资料，以飨读者。

目前对海门岛的认识大体有四种意见：海门岛确实存在；根本没有存在过海门岛；海门县就是海门岛；蛎岬山就是已经消失的海门岛。

海门岛确实存在过

有历史记载。海门岛在多部历史著作中有记载：最早的关于海门岛的记载是在宋朝的《方輿胜览》中“……犯死获贷者多配登州沙门岛、通州海门岛……”；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为抗倭而编纂的《筹海图编》中，标有海门岛位于黄洋沙和甜水港东北的海中（今如东县丰利镇外）；明《万历通州志》（1577）记载：“海门岛在州（今南通市）东北海中，宋犯罪者都有配于此，……今没于海。”以上记载说明：海门岛在明万历年以前确实存在过。

有地域概念。清咸丰年间通州人曹长恩在《东洲偶闻录》中描述：“海门岛居东海中，其形如伞如菌蕈，流人又称之为菌子洲，菌柄对陆地，

菌伞对大海，柄长十四五里，宽可三四里，伞最宽处八十里，渐向海外伸展紧缩呈一穹窿形。”以上记载说明：海门岛的岛境面积还较大。

有时间概念。据明《万历通州志》（1577）记载：“海门岛在州东北海中，……今没于海”，而《嘉靖海门县志》（1537）则记载为“海门岛在县治北海中”，未有“没于海”的记载，说明海门岛在1537至1577年间没于海中，之前曾有海门岛。

根本没有存在过海门岛

所谓海门岛，乃“江海门户口的岛屿”之谓，是对长江口众多古沙洲的总称。宋末元初的《文献通考》中记载到犯死罪获贷发放到海门岛时可以去两个地方——“而海门岛中凡两处，豪强难制者，隶崇明镇，懦弱隶东洲镇”。说明当时的海门岛包括崇明镇和东洲镇。

仅凭一些文件的依稀记载，不能说明确实存在海门岛。海门岛的位置问题也众说纷纭，有人说在今如东县丰利镇外，也有人认为在“吕四东北海域”，也有人认为在“秦潭（吕四东）以东”海域，还有人干脆说“吕四就是海门岛”等等。清人曹长恩关于海门岛的描述也不可信，因清朝时已不存在海门岛。

尚无任何地质证据和实物证据证明海门岛的存在。

海门县就是海门岛

在海门成陆之前就有许多沙洲，这些沙洲也可以称为岛。在崇明设县（1208）之前曾在西沙设了崇明镇（907），后来东、西沙等沙洲连接变成了崇明岛。而在海门设县（958）之前也曾曾在东洲（沙）设了东洲镇（907），后来东洲、布洲等沙洲连接就成了海门岛（后与大陆相连未成为岛）。因此海门县就是海门岛。



蛎岬山就是海门岛

蛎岬山是近几年炒热的岛屿，有人认为这就是已消失了数百年的海门岛。但从历史上记述的岛的位置、岛的范围的大小等看不十分吻合，岛上也没有发现过人居的痕迹，地质资料也显示不出这里曾有绿洲的痕迹。

海门历史之谜：海门岛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解密。

东布洲非海门岛

周荣华

蛎岬山一角



近来看到不少资料，都言海门岛即东布洲（古海门县），差不多成为定论。其实不然。

翻阅资料，这种说法的最早来源是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该书记载：国初以来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，通州海门岛，皆屯兵使者领护。而通州岛中凡两处，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，懦弱者隶东北州。两者悉官煮盐。是岁始令配役者隶盐亭役使之，而沙门岛如故。

其后不少地理历史著作纷纷引用，特别是常熟顾祖禹所撰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一书。顾祖禹在书中，将“东北州”改写成了“东布洲”。这虽然是他的理解，却是他的误解。

由于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一书的权威性，因此海门岛即东布洲，成为主流观点，为不少人所接受。

但细细推敲，不难还事实真面目。产生差错的原因，主要有三点：一是没有与同时代的历史地理书籍对照阅读。



《方輿胜览》也是一部宋代地理专著。该书只写“国初以来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，通州海门岛，皆屯兵使者领护”此语；接下来写东布洲、南布洲条款，与海门岛并列。可见，在宋朝，海门岛与东布洲、南布洲同时存在。

《方輿胜览》为何没有写崇明？因为历史上的崇明，在宋代隶属于海门县。据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，崇明镇（即崇明岛，五代杨吴时设镇）是海门县“三乡一镇”之一。其时海门县本土已告别沙洲时代，不再是个海岛。但海门县南北各有一海岛——南有崇明岛，北有东北州海岛，为“犯死获贷者”囚禁之地。这就是所说的海门岛。所以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说“通州岛中凡两处”。而崇明岛是镇建制，属军事性质，所以隶“豪强难制者”；东北州海岛尚未开发，仅有少量兵丁领护，所以隶“懦弱”者。

同时也可以看出，那时的海门岛尚未成为“东北州海岛”的专有名词；直到元代崇明独立建制后才专指东北州海岛。

从以上分析可知，并非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误将“东布洲”写成“东北州”，而是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的作者，错将“东北州”理解为“东布洲”，造成今人把“东布洲”（古海门）当作海门岛的广泛错误。

二是由于历史久远，没有联系成书时的地理环境来解读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成书于南宋，其时东布洲已与南通地区连为整体，所指的岛，当然不包括东布洲这块大陆。可能有人要说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写的是“国初”，即宋代初年，其时古海门县尚未成陆。

这是流行的并且权威的观点，但并不是事实。

据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卷294记载：显德五年（958）三月，后周在平濠州、拔寿州之后，引战舰自淮入江。又克楚州、至扬州。世宗“闻唐战舰数百艘泊东洲，将趋海口扼苏、杭路”，乃“遣殿前都虞侯慕容延钊将步骑，右神武统军宋延渥将水军循江而下。甲午，延钊奏大破唐兵于东洲”。

可见，其时东布洲已并岸。如没有并岸，后周“步骑”大军如何能沿江岸，与逆海潮而下“水军”相呼应，直趋东布洲？

其并岸时间当在后周显德五年（958）设海门县、并把静海军改为通州之前不久。通州真实意思是静海直通至东海，以示祝贺胜利，表达欣喜之情。谁都知道，在当时条件下，处江海之一角是堵而非通。后来的解释是附会上去的，但从现在意义上讲，又是正确的。

并岸的地理位置，据考证，在东灶港口往南，其历史留存是吕四镇最西边的一个地名：西宁。西宁原来当是夹江东岸，取名西宁是祈求安宁不坍塌。现在的启东与海门，当年以此为分界线，是有历史眼光的。后周显德五年（958）设海门县时，与静海县的分界线应该在这里。

三是地方志等书中均有明确记载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的引用者可能未加注意。

成书于1536年的《明嘉靖海门县志》明确记载，“海门岛在县北海中”。据学者考证，海门岛的位置在文天祥渡海处的卖鱼湾以东偏北处。嘉靖县志是明代探花崔桐主编。崔桐在志书的山水篇中写了海门岛，而在兵防篇中没有写到兵力驻防，可见那时海门岛尚不具备人类居住的条件。

其后的通州志则有海门岛没于海的记载。

海门岛没海后，极有可能的是：因为受东北风的海潮影响，它的底座西北侧不断被侵蚀，它的东南侧又不断淤长。数百年来，竟游移数十里之多。由于大浪淘沙，岛体不断萎缩，原岛上的细泥沙全被冲走，留下了较粗的沙粒与贝壳，凝聚成铁板沙。由于适宜的天时与水质条件，蛎蚜就附生于此。数百年后，竟连片成礁成山，退潮时冒出海面。

由此看来，现在的偏差，是以讹传讹所致。而清代顾祖禹是可理解的，年代久远，又是宏篇巨著，不可能一一核对，丝毫无差；而地方志书，也不可能一一阅读。上述误解，只能说是白璧微瑕，不影响巨著的可信性、科学性。

令人欣喜不已的是：存在了714年的古海门（仅存今启东的吕四一角）消失96年后，长江大海又还中华大地一个新海门。新海门已无古海门尺寸土地（古海门县治三迁划入的余东、余中两盐场未计入，四迁所划入的金沙场部分土地未计入），却有神秘的幽灵岛——蛎蚜山亲密相伴。